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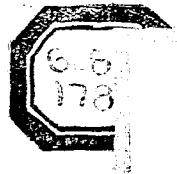
中央日報叢書

三年抗戰之經過



601 1852
+2001

何總長手撰





MG
K265.2
25

6285
178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目錄

- 第一篇 戰爭之起因
- 第二篇 第一期抗戰經過概要
- 第一章 第一期第一階段
- 第一節 北戰場
- 一、平津及察省方面之作戰
- 平津失陷
- 南口戰鬥及張家口失陷
- 二、平漢路方面之作戰
- 保定方面諸戰鬥
- 石家莊失陷
- 二、安陽大名失陷及對峙
- 三、晉綏方面之作戰
- 平型關戰鬥
- 忻口娘子關戰鬥及歸綏失陷
- 太原失陷
- 四、津浦路方面之作戰
- 抗戰三年來之經過

目錄



16484

抗戰三年來之經過 目錄

姚官屯戰鬥

涇縣鎮之襲擊

德縣附近之戰鬥及大城失陷

徒駭河之失守

第二節 東戰線

三、上海會戰——陣地戰

二、導却

三、南京放棄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津浦沿線之作戰——徐州會戰

濟南及泰安失陷

濟寧汶上之反攻

滕縣臨城濰縣之失陷

臨沂戰鬥

淮河附近之防禦及江北之游擊

台兒莊戰鬥

魯南對峙及徐州之放棄

二、隴海沿線之作戰

魯西防禦及歸陽失陷

對附近諸戰門

三、平漢沿線之作戰

四、晉省方面之作戰

我兩太原反攻

反攻失利後我軍在晉南游擊戰奏功

第二篇 東戰場

一、杭州放棄及蘇浙境內游擊

二、宣蕪失陷後皖南之游擊

第二章 第一期第三階段

第一節 長江方面

一、武漢會戰

第二節 南戰場

三、敵在大亞灣登陸及廣州失陷

第三節 東戰場

一、東戰場之游擊戰

第四節 北戰場

一、津浦及平漢沿線之游擊戰

二、晉省之游擊戰

第三篇 第二期抗戰經過概要

第一章 第二期第一階段

抗戰三年來之經過 目錄

抗戰三年來之經過 目錄

第一節 南戰場

- 一、敵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
- 二、敵在欽州灣登陸襲取綏寧
- 三、粵北戰鬥
- 四、桂南戰鬥

第二節 長江方面

- 一、贛北戰鬥及南昌失陷
- 二、湘北戰鬥
- 三、隨縣戰鬥

第三節 北戰場

- 一、中條山及晉東南諸戰鬥
- 二、冀省游擊戰
- 三、魯南戰鬥

第二章 第二期第一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 一、綏西戰鬥
-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襄東戰鬥

二、襄西戰鬥

第四章 結論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何應欽

第一篇 戰爭之起因

倭寇向以大陸政策爲其傳統之侵略國策，自九一八事變強佔我東北四省後，仍繼續向南進迫，欲完全佔領我華北，以爲其實施大陸政策之根據地，民國二十五年，敵以外交方式提出共同防共與華北特殊化等無理要求，迫我承認，當經我政府嚴詞拒絕，彼以計不得售，復見我國防建設逐次實施，全國政權漸趨統一，乃進一步施展武力侵略手段，以遂其佔領華北進而統治我全國之迷夢，此中倭戰爭之遠因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敵按照預定計劃，先將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集中兩聯隊以上之兵力於平郊豐台一帶，七月七日夜，故意在蘆溝橋附近施行演習，藉口搜查失蹤之一士兵，襲擊我宛平城，我駐軍宋哲元部馮治安師之吉星文團，以守土有責，奮起抵抗，是爲蘆溝橋事變，此中倭戰爭之近因也。

第二篇 第一期抗戰經過概要

第一章 第一期第一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平津及察省方面之作戰

平津失陷

當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敵在華北之駐屯軍（駐平漢線北段及北平丰台附近），爲河邊旅團，我軍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爲宋哲元部之二十九軍，分駐於冀察及平漢線北段，事變發生後，蔚即調豐台駐軍之全部圍攻蘆，橋我守軍吉星文圍，同時按預定計劃分三路侵我華北，第一路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師成旅圍經熱河向北平北側地區前進，第二路由朝鮮軍派遣川岸之第二十師團入關，向北平南側地區前進，第三路由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爲基幹，在北平東側地區，對北平包圍攻擊，另由蔚國內派出板垣混四郎之第五缺團經朝鮮入關。

會合蔚海軍而圍攻天津塘沽，十二日平郊豐台通縣等地之蔚軍即到處向我挑釁，並在天津集結飛機二百餘架助戰，於是北平近郊戰事相繼發動，惟是時蔚兵力尙未集中，乃利用緩兵之計，引誘宋哲元氏停戰，雙方派員調查，謀地方之解決，七月十六日蔚入關部隊已達五師團之衆，計有第五師團，第二十師團，第二十旅團，酒井旅團，河邊旅團，及偽滿軍等，兵員計十萬人以上，蔚軍集中完畢後，乃以其迅速不及掩耳之手段，先佔領豐台，以進攻宛平，十八日蔚設最高司令部於豐台，司令官爲香月清司，三路併進，攻取北平，我宋哲元部因駐地分散，雖曾於二十五六七等日在平郊豐台一帶作一度堅強之抵抗，終以態勢不利，準備未週，且蔚之後續部隊源源增加，至八月四日遂被迫放棄北平，同時我天津保安隊奮勇抗戰，予蔚以鉅大之創痛，亦以衆寡懸殊，天津陷於蔚手，蔚乃以一部扼守平津要點，一面傾注全力進犯居庸關南口，而扼平綏路之要害。

南口戰鬥及張家口失陷

平津既陷，八月初旬蔚即以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全部及第五第十兩師團各一部并酒井兵團等，沿平綏線進攻南口，其主力於八月二十一日繞經南口右側攻我居庸關懷來，而以關東軍本間旅團（第四師團之第三十二旅團）與鈴木旅團（屬第十二留守師）攻我張北及張家口，另以犬井支隊由古蓮崖

龍關被擊平綏路線，自八月二十日突破我長城堡隘神威台口後，即協同長城外各軍會攻張家口，我軍以湯恩伯指揮之兩個師扼守南口，高桂滋之兩個師守赤城！延慶！懷來之線，鏖戰旬日，給敵以甚大之打擊，並命原駐石家莊衛立煌之一部馳往南口增援，該軍輕裝於八月二十一日到達青石口附近與敵接觸，因道路崎嶇，前進遲滯，湯軍右翼被敵突破，南口遂於二十五日失守。

張家口駐劉汝明部，原擬協同傅作義軍會攻張北，乃因連絡不確，行動未合機宜，遂遂分頭南下，進攻張垣，劉軍退守口外，傅軍退守柴堡，兵力呈分離態勢，張垣於八月二十七日又陷敵手。

二、平漢路方面之作戰

保定方面諸戰鬥

平津失陷後，敵復積極增兵，八月上中旬之交，敵發動南口戰爭，此時平漢線方面我孫運仲部馮安邦師之一旅，在良鄉西南寶家店與當面之敵河邊旅團對峙，八月十五日南口方面吃緊，我平漢線正面本應採取積極攻勢，以策應南口之作戰，乃以兵力薄弱，未能澈底實施，敵軍以寺內壽一爲華北派遣軍總司令，香月清司任第一司令，指揮第五、廿師團及河邊旅團鈴木兵團酒井梯隊共約六萬人，除以主力進攻南口外，以有力一部在平漢線活動。自八月二十一起，孫運仲部與敵激戰於良鄉城南及房山西北高地之線，經數次之爭奪，卒因敵炮火猛烈，不支後撤，良鄉及房山高地均陷敵手。八月二十七日，復轉進至馬頭鎮琉璃河之線，此時敵軍已攻下南口，乃復調第五師團及廿師團之主力，增援平漢線，企圖攻取保定，進襲石家莊，其指揮官爲板垣征四郎，指揮三師之衆，於九月十四日以一部由固安方面渡永定河向我右側背進擊，十五日固安失守，十七日琉璃河失陷，至九月十八日攻涿州之敵已進迫城廂，我軍各部部署未竣，敵即跟蹤追至，故涿州於九月十八日亦告失陷，我軍自撤退後即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準備保定附近之作戰，劉總司令時，當令關麟徵軍加強新安漕河頭滿城之既設陣地，拒敵南下，惟因正面過廣。以三師之兵力，配備於七十公里之廣，正面兵力不敷，自不待言，以致部隊收容未畢，敵即跟蹤壓迫，九月二十日，徐水東西一線之前進陣地被突破，二十一日晨敵開始攻擊我自洋鏡至滿城間之主要陣地，在敵機與砲火熾擊之下，工事多被摧毀，二十一日晚陣地被敵突破一部，二十二午敵侵入我歸軍主陣地帶，我軍不支，被迫後撤，九月二十四日保定遂告失陷。

石家莊之失陷

保定失陷後，平漢線方面改任程潛指揮，此時敵企圖一舉佔領石家莊，以完成滄石路之聯絡，并打開晉東之門戶，敵指揮官土匪原率領第十四師團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及河邊旅團主力，沿鐵道南下，以一部由滿城先懸側擊我左翼，定縣新築先後於九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失陷，斯時適值晉北告急，衛立煌之三個師馳赴晉北增援，平漢線側面兵力益形減少，宋哲元部又調往津浦線方面作戰，正定要地以商震軍之一師、鮑剛一旅防守，經敵軍之機械化部隊猛攻及飛機轟炸後，正定及其以西之靈壽縣，均於十月八日同告失陷，敵復乘我弱點，分三路渡滹沱河，以主力由正定沿平漢線進迫我正面，以一部由靈壽向正太線威脅我之左翼，另以一部由滿城側擊我之右翼，我軍以三面受敵，終至不能抵抗，而於十月十日退出石家莊，右翼沿滹沱河南岸之部隊，亦相繼後撤。

安陽大名失陷及對峙

敵於攻陷石家莊後，即將第六師團之一部，河邊旅團之一團，及第二十師團之全部轉攻晉東之娘子關，沿平漢線南下，為第十四師團主力，第六師團一部，及第十六師團之一部，我平漢線軍隊除孫

連仲馮欽哉會萬鍾各部已歸歸山西方面作戰外，現有兵力僅步兵三師半與騎兵一師，敵乘我立足未穩，分兩路進擊，主力由鐵道南下，一部由善書柏鄉趨內邱，我軍於十一日晚到達趙縣王氏之線，十二日晚又被迫轉移至寶皇高邑柏鄉鉅鹿之線，十四日退守內邱，因河北平地無險可守，又加兵力單薄，十五日邢台又陷，寧鄖磁縣亦於十七、十八兩日先後不守，幸我湯恩順軍團十八日趕到安陽及漳河南岸之線，嚴陣以待，我吳克仁軍亦於是時到達湯陰，敵分三路渡漳河進犯，斯時在平漢線正面者爲敵之第六師團，由武安觀台犯我左翼者爲第十四師團之主力，沿肥鄉成安臨漳道全圍攻我右翼者爲第十六師團之一部，十月十九日後，敵不斷向我漳河鐵橋衝擊，另以一部着便衣混入雜民羣中，由觀台東西保漳渡河期掩護其主力之偷渡，東西保漳一帶高地於十日上午已爲敵佔，我關麟徵軍遂於廿一日拂曉開始攻擊當面之敵，當被我二十五師將該高地奪回，將敵壓迫於河岸，殲滅甚衆，但敵入得河北之增援，遂再圖反攻，自曉至暮，反復肉搏，激戰至晚十二時，敵我傷亡均重，並以安陽以東辛店集附近砂渡過約一聯隊，斯時我軍極爲疲乏，乃停止攻擊，佔領陣地，與敵成對峙狀態，敵軍主力因前進受阻，傷亡甚大，自廿三日後，已撤退至邯鄲武安附近，擬由武安涉縣進窺晉南，威脅我平漢線左側背，同時聲援山西之作戰，我湯軍團遂於二十四日推進至沼岸一帶與敵對峙，斯時山西又告吃緊，娘子關被敵攻陷，山西戰局危殆，我湯軍團之第十三軍於十一月二日登程往援，敵乘晉東勝利，平漢線上又向我安陽附近攻擊，我守軍商震部以實力薄弱，左右友軍距離甚遠，不得應援，十一月五日又告失陷，商軍退守寶蓮寺東西之線，宋哲元集團軍，在臨漳堂邑大名內黃南樂清豐濮陽之間，以協同平漢線正面友軍擊破平漢線南下之敵，使晉東我軍作戰容易之目的，以主力沿平漢線東側地區前進，其騎兵兵團於十一月五日佔領南和任縣，并將邢台以北之官莊車站佔領，其步兵部隊則向邢台攻擊，六日晨已迫至邢台附近，不意敵一面由邢台西北增援，一面由邢台以南沙河方面趕到步騎聯合之敵向我

夾擊，且以騎機多架助戰，敵我相持兩晝夜，於八日下午任縣竟被敵奪去，十日邢台之敵向我反攻，十一日因大名失守，敵攻廣平甚急，騎兵兵團受側背威脅，於十二日乃向衛河右岸移動，步兵步隊十一月六日進擊威安之敵，當晚佔領縣城，七日敵由魏縣方面增加，激戰竟日，八日并由臨漳方面續到步騎砲聯合之敵進襲廣平，九日復由廣平西北大名進，十日更以全力進追大名，與我三十八師發生巷戰，十一日縣城遂告失守，步兵部隊乃退守衛河南岸，敵佔大名後，以一部進窺衛河，主力扼守大名，是時華北敵軍先以主力進窺山西，十一月九日佔據太原後，復轉用其第六師團及第十六師團一部於東戰場方面故對平漢線僅以第十四師團及十六師團之一部暫取守勢。

三、晉綏方面之作戰

平型兩戰門

自南口張家口先後失陷後，敵以酒井旅團向懷來涿鹿前進，以鈴木旅團向宣化前進，以本間旅團向大同前進，期會師於涿源——廣靈——大同之線，十一日敵主力侵入蔚縣，一部經陽原南下攻我廣靈，十四日我廣靈東西陣地受敵兩面夾擊，我軍向刀泉——炭堡——亂石關之線轉進，同時因右翼涿源失守，敵之主力由涿源向靈邱方面前進，以一部由廣靈南下直趨靈邱，我軍因此遂向平型關——雁門關長城線撤退，期與晉省我軍主力聯合與敵決戰，而敵自掠取察省後，即分向晉北進攻，圍佔領晉省以控制華北，以第五師團主力向平型關前進，魏東軍主力向應縣——山陰前進，企圖兩翼夾擊，同時一部由豐鎮向集寧前進，以一部向左雲岳前進，以保其側背安全。我軍為確保晉北要地，乃佈防於平型關——雁門關神池之線，敵自九月下旬完成攻發準備後，以約一師團兵力向平型關城口之線進攻，因受我兩方包圍夾擊，我朱德部尤予敵以重創，敵即向蔡峪口潰退，敵以攻擊未能奏功，遂積

極增加兵力，二十五日敵得援繼續向平型關攻擊，迄二十九日敵另以大部兵力由茹越口直衝鐵角嶺，我移調北樓口突出之一部抗阻之，但時機稍遲，敵遂由鐵角嶺直趨黎時，我平型關正面以退路被遮斷，乃於三十日夜分向五台山地代縣之線轉進。

忻口娘子關戰鬥及歸綏失陷

十月初，敵以第五師團一部向五台三地一帶警戒，關東軍鈴木兵團由黎時向崞縣前進，本團旅團由雁門向平原前進，另一部由朔縣向寧武前進，企圖直下太原，解決華北戰局，我爲挽回危機，着眼於山西要地之確保，決定轉用平漢線兵力，十月二日命衛立煌統率四個半師星夜由石家莊向太原以北地區集中，并以晉省我軍堅守崞縣原平，冀得時間之餘裕，至十月八日崞縣失守，原平告急，十日原平失守，此時我衛軍大部已集中於忻口及其以西地區，敵自攻下崞縣原平後，即以板垣指揮第五師團及關東軍第一，第十二師團等部約五萬餘人，於十月十三日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陣地之南懷化高地，我以衛立煌爲總司令，其主力於十月十二日展開於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兩路之線，而以忻口附近爲陣地之軸心，會合晉省我軍，區分三個兵團，以劉茂恩爲右翼兵團，王端國爲中央兵團，李默庵爲左翼兵團，自三十日發生戰鬥後，至十八日止，陣線穩固，且迭次出擊，殲敵一萬萬人，造成華北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郝軍長夢麟，劉師長家麒均於是役殉國，我朱德部在敵後方擊擊，迭次與敵以重創，迄十月初，我受晉東不利之影響，背後聯絡線有被敵截斷之虞，遂於十一月二日夜，自動向太原附近轉進，先是晉東方面自平漢線之敵，於十月十日侵佔石家莊後，以一部沿鐵道南下，以主力第二十師團沿正太路西進，圖以外線作戰之態勢，策應其晉北軍；以會攻太原我爲確保晉東，當將孫運仲部，馮欽哉部，會萬鍾軍及第十七師等部，自十月六日以來，開始轉移於太行山隘路，娘子關南北之

線，十月十日敵先頭兩聯隊到達井陘附近，與我守軍發生戰鬥，十四日敵西進至平澤關，奮關之線均被我軍擊退，十月八日至二十二日，敵侵入奮關之第二十師團第七十七聯隊，爲我孫連仲會萬鎮所部包圍，給養糧彈均賴飛機輸送，但因裝備關係，未能全部解決，二十二日敵轉用平漢線第十四師團前來解圍，以一部向娘子關正面施行牽制攻擊，以主力約四聯隊由橫口車站（井陘東）向南障城傅魚鎮前進，企圖包圍我軍側背，我晉東指揮官感受後方之危險，遂將正面之孫連仲部轉移於平定方面，並將預定增援晉北之孫震軍轉移晉東，因南方顧慮，致部隊抽調未合機宜，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遂告失守，十月三十日敵到達平定時，我擬以朱德部由平定西南山向該地敵側擊，不期晉陽發現敵約一旅團西進，此計劃又不能如期實施，從此指揮失序，各部分離，陽泉壽陽相繼陷落，太原危急，晉北有利陣線爲之動搖，我爲挽回晉東敗局，會於十一月一日，令在平漢線西側水冶鎮之第三軍迅開太原，應援終以運輸困難，未能投合戰機參加戰鬥，晉東晉北因之均陷不利，而太原終以不保。

綏遠方面，自傅作義軍調晉後，綏境駐軍尚有騎兵四個師，及步兵兩個旅，能予晉北之敵以戰略上之側擊，敵人有見於此，於十月十日以千田機化兵團協同偽蒙軍沿平綏線向歸綏正面進攻，同時以兩騎隊由涼城進襲歸綏側背，斯時我軍指揮欠統一，部隊又過於分散，綏垣遂於十三日失守，十六日包頭相繼陷落。

太原失陷

晉東敗退，太原危急，我以保衛太原要區爲目的，於十一月二日令北正面各軍向太原以北青龍鎮驍護陣地轉進，與晉東軍協同作戰，而以傅作義部守太原城，晉北各部於二日夜開始轉進，因受敵空

軍猛烈襲擊，及機械部隊之跟蹤追擊，立足不易，衛總司令不得已將陣地轉移於太原北郊，終以東山失守，受脅敵制不能再行撤退，此時各部隊因屢次轉進，不免發生紛亂情形，守城將軍受敵砲空制壓，太原城北被敵衝入，傳見大勢已去，於九日夜率部向西山衝出，堅持月餘之太原至此遂告陷落，敵於進佔太原後，再沿鐵道進至太谷平遙汾陽之線，其攻勢行動即告停止，我軍亦因久經戰鬥，重新整理，乃劃定防守及整頓地域，以行補充。

四、津浦路方面之作戰姚官屯戰鬥

八月中旬，敵以略取滄州打通滄石線之目的派西提督第二軍司令官，令磯谷廉介之第十師團沿津浦線東側，中島今朝吾之第十六師團主力沿津浦線西側南下，九月十日敵第十師團突破我馬廠莊陣地後，我宋哲元部之第五十九軍於即日申刻向娘娘河南岸撤退，廳炳勳部之三十九師業已在姚官屯東西之線佔領陣地，掩護宋軍之撤退敵之第十六師團主力則與我吳克仁軍在子牙河對峙，九月二十一日，敵第十師團開始向我三十九師之姚官屯陣地攻擊，激戰四晝夜，斃敵甚多，二十四日晚，敵以其優勢之砲火摧毀我陣地，我鐵道附近之陣地被敵突破，乃全線撤退，滄縣亦告失守。

泊頭鎮之襲擊

敵自九月二十四日佔據滄縣，仍繼續進犯，我軍預定退守礮河南岸之計劃，因敵追迫甚猛，未能確實佔領陣地，乃繼續南皮方面轉進，佔領蓮花池馮家口電張家口之線，敵二十六日攻佔馮家口二十九日佔泊頭鎮東光連鎮，亦均相繼失守，二十九日我馮司令長官玉祥令鹿副司令長官鍾麟親赴南皮督率各軍襲擊馮家口泊頭鎮之敵，與東光之我軍夾擊殲滅之，九月三十日夜半，各部開始擊發，十月一日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上午分別佔領馮家口北設口及泊頭鎮附近之代莊等處，斬獲甚衆，但以通信困難，與正面友軍無確切之連絡，乃沿鐵路東側向南撤退。

德縣附近之戰鬥及大城失陷

十月一日，泊頭鎮襲擊未奏效後，各部隊向德縣以東地城撤退，原調山東韓復榘部之兩師增援，九月三十日韓部第八十一師始有一部到德縣斯時秦圍已告失守，十月二日晨第八十一師之第四八團攻擊秦圍之敵，當將該地收復，旋因敵軍增加又放棄，退守德縣，敵三日開始攻擊德縣經我死力抵抗，至五日上午，城垣被燬多處，我二四三旅旅長運其昌率部激戰，結果四八五團幾全部殉國，德縣五日終告失陷，我軍即退老黃河右岸佈防。

是時大城黨面之敵十六師團主力，與我吳克仁軍在子牙河大城文安之線對峙，九月十五日吳軍以主力向北趨扶姚馬渡之敵攻擊，敵不支，退守子牙河東岸，自二十日起，敵復增兵向我反攻，激戰至二十三日，吳軍以傷亡甚重，乃放棄大城退守牛各莊牛莊之線。

徒駭河之失守

德縣失守後，我軍即沿老黃河右岸佈防並以一部在黃河南岸構築工事，敵我對峙約一星期，十月十二日敵偷渡老黃河向我平原以北陣地攻擊，我韓復榘部撤至徒駭河南岸，與敵對峙，此時華北敵軍正以全力攻略山西，轉用其第十六師團於平漢線方面，我最高統帥部以山西軍事吃緊，津浦路上敵兵力薄弱，令韓復榘集團以主力攻德縣，進出滄縣，以牽制敵人，乃該部推進遲緩，敵已先我於十一月五日向我陵縣臨邑之守軍攻擊，同時又由鹽山方面向我攻擊，十日晚陷慶雲，十一日陷惠民，十三日

陷濟陽，我黃河北岸地動搖，韓集團遂於十日逐次向黃河南岸轉進，黃河鐵橋亦於是晚自行焚毀，自是與敵成隔河對峙狀態。

第二節 東戰場

一、上海會戰——陣地戰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敵即在我全國各地啓釁，尤其對於經濟重心之上海蓄意挑釁。八月九日，敵武裝官兵侵入我虹橋機場警戒線，事藉此集中多數兵艦，并以陸戰隊登陸，要求我撤退駐滬保安隊，經我嚴詞拒絕，八月十三日敵遂集結駐滬陸軍及海軍陸戰隊，約萬餘人，向我保安隊進攻，淞滬戰事，即告揭幕，我爲應付事變計，令張治中部三個師，向上海增援，我軍一度進展匯山碼頭，八月二十二日晚，敵三師團，第十一師團，及第八師團之第四旅團，第十一師團之一旅團，於川沙獅子林蘆山同時登陸，向寶山羅店劉河之線南犯，我續調陳誠部增援，二十四日起，對敵反攻，惟以敵海軍砲與陸空軍之協同容易，火力過猛，終未奏效，嗣以敵之後續部隊陸續增加，以主力進攻羅店，十九日羅店被陷，九月一日至七日之間，吳淞寶山亦相繼失陷，十七日我軍防守北站——江灣——廟行——廟王廟——羅店西南——雙草墩之線。

九月中旬，已到淞滬之敵軍，計有第一第三第十一師團，及第六第八第十六師團之各一部，共約十萬人，砲三百餘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與我顧祝同所指撥之朱紹良羅卓英薛岳三個集團對峙於北站劉行施相公廟劉河之線，開始互相爭奪之陣地戰，敵每以第一第三兩師團之主力犯我劉羅公路，但因我增援部隊之強烈抵抗，終無進展，迄九月三十日我第七十七師正面之萬橋敵宅及五十七師之陸橋等處同時被敵突破我軍乃向蘆藻浜南岸陳行廣福施相公廟劉河之線轉移陣地。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我軍自移至新陣地後，敵增援第一〇二，一〇六，一〇七，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旅團，及合濟軍各部，此時均已先後到滬，總計兵力約在二十萬人以上，十月七日敵以其第三第九兩師團，藉優勢砲火之掩護由蘆蕪浜北岸向我第八師正面之黑大黃宅及胡宗南軍正面之西亦房開始強渡，激戰數日，殲敵甚夥，十月十一日以後，敵繼續猛攻，并集中火力企圖突破我大場陣地，與我激戰至烈，我爲恢復蘆蕪浜南岸陣地計，決行反攻，以韋雲淞軍由黃港北侯宅談家頭附近向蘆蕪浜南岸之敵攻擊，以莊聲軍由趙家宅向東攻擊，以九十八師由廣福南側地區向孫家頭羅家宅之線攻擊，原任守備之各師各編成一個至三個突擊隊，向當面之敵攻擊，以助各路軍之前進，十九日夜各部開始前進，適敵之主力亦向我進攻，戰鬥至爲激烈我傷亡甚大，乃於二十三日退至小顧宅大場走馬塘新滬橋唐家橋之線，但關北至廟行方面及陳行以北之陣地仍無變動，我軍於陣地轉移後，敵仍繼續猛攻大場，至二十五日大場陣地大部被毀，遂告突破，我上海方面守軍，因側背感受極大之威脅，於二十六日乃向蘇州河南岸江橋鎮小南翔之線撤退，三十日敵又在周家宅姚家宅兩處渡過蘇州河佔據據點數處，我雖迭次反攻，敵憑藉優勢砲火之掩護，頑強抵抗，十一月七日，敵後續部隊愈加增多，先是敵爲迂迴我之滬滬陣地計，於十一月五日以其第六第十八兩師團由杭州灣北岸之全公亭金山咀等地同時登陸，當時浦東我軍與滬滬我軍奉令夾擊登陸之敵，奈以運路困難，行動遲緩，未克如期實施，敵直向松江方面進迫，我吳克仁軍因集結未畢，卽與敵接觸致被敵各個擊破，九日松江被陷，我滬滬陣地此時感受側面之重大威脅，乃於翌日施行全線撤退。

退却

十一月九日早晨，我滬滬之中央兵團開始向青浦白鶴港之線轉移陣地，因當時之連絡困難，下達

命哈敷通，各部準備未週，撤退秩序較為混亂，是以青浦白鶴港之線又於十三日不守，於是左翼兵團不得不與中央兵團同時高吳福線之既設臨地線撤退，當時以受敵機之威脅，準備困難，各部隊撤退秩序更為紊亂，故吳福線又告不守，而向錫澄線轉進，十一月二十四日敵追至無錫附近，二十五日該處又被陷，我京滬線各軍為將來之作敵有利，二十六日乃以一部沿京滬線向常州，主力向浙皖該邊境退却，江陰要塞自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一日與敵激戰該處守軍突圍向鎮江方面，五日之久，亦因援絕被陷轉進。

滬杭線方面第十六師團及近衛師團之一部，自佔領松江撤退後，其主力即沿滬寧道南下，我右翼之劉建緒集團十一月九日佔領乍平嘉之既設陣地線，惟正面過廣，十一月十四日嘉善被陷十九日嘉興又告不守，敵第六師團由青浦越山漚西進，於十一月十三日佔據平望，爾後即與嘉興附近之敵會合，沿太湖湖濱地區二十日佔南潯，我為察高吳與之防務計，乃令新到之盧雲龍先頭部隊佔領昇山市至大錢鎮間之敵地，以彌湖滬之五個師團集結於廣德泗安安吉之間，以為策應，敵自佔領南潯後，繼而西進，二十四日突破我昇山市，二十六日又陷吳興，當時我以已到泗安安吉之劉湘部三個師向突入之敵激戰，但以部隊之行動較遲，未克寇，此後敵即以一部向泗安廣德宣城蕪湖西犯，主力由郎溪會攻南京。

南京放棄

十一月二十六日錫澄線失守後，我軍即以主力向浙皖邊境撤退，一部向南京撤退，參加守城，十二月初，敵以其第六第九第十二師團及第五師團之第九旅團，分向南京進迫，十二月四日，敵以主力沿京滬路，一部沿京杭路，各出現於秣陵關及句容附近，是晚兩地均失守，十二月五日敵以主力進

攻淳化鎮，一部攻湯山，激戰至八日，湯山失守，龍潭淳化鎮亦相繼失陷，十二日雨花台不守，遂下令放棄南京，十三日敵佔南京，我守城部隊除突圍而出者外，餘均作壯烈之犧牲，敵佔南京後，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奸淫，將我無辜民衆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繩索網綁，每百人或數百人，連結一團，用機關槍掃射，或用汽油焚燒，其軍官率領士兵到處放火，并藉搜索爲名，挨戶侵入民家及各機關內，將所有貴重物品及中國藝術品相載而去，至於被強奸之婦女，更難計其數，并於強奸之後，用會刃割去婦女乳頭，任其裸臥地上，婉轉呼號，而獸兵則相顧以爲樂，在一日之內，竟有將一個女人輪奸至二十七次者，被奸婦女之年齡，有僅爲十二歲者，南京敵軍五萬餘人，其憲兵只有千七人，且根本不執行憲兵職務，可知其有意作惡，故極短時間內，我民衆及婦孺被蹂躪慘殺而死者統計在千萬人以上，據外人目擊當時情形者，稱爲現代史上破天荒的殘暴記錄，其野蠻獸行，比未開化之人種，蓋有過之無不及。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階段

第一節 北戰場

一、津浦沿線之作戰——徐州會戰

濟南及泰安失陷

自韓復榘部退守黃河南岸以來，津浦線北段形成對峙態勢，戰況沉寂，南京失陷後敵渡江北進，津浦線南端浦濬一帶已爲敵有，敵企圖南北夾擊以打通津浦路，此時北段敵軍于十二月廿三日以一部在濟陽青城間渡河延安鎮歸仁鎮相繼失守，韓復榘廿四日晚離濟南赴泰安，留第二十師守濟南，二十五日敵進佔周村，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分向濰縣博山進迫，二十七日晨濟南被陷，敵復由博山焚蕪抄襲泰

安，我軍向大汶口舊橋之線撤退。一部退至齊河及運河西岸，十二月三十一日膠安失陷，青島戰事遂告停頓。我軍以青島過於突出，無死守價值，亦于同日自行撤至諸城沂水一帶。二十七年一月二日，韓復榘又放棄大汶口，五日濟寧失陷，該軍部隊均撤至運河西岸，僅以一部沿河扼守，主力退集於曹縣城武單縣等處。

濟寧汶上之反攻

韓復榘集團退守魯西後，中央以韓復榘作戰不力，明正典刑，改任孫桐萱為該集團軍總司令，并將津浦線劃為一個戰區，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二月十日李長官為確保徐海之安全，乃令孫集團推進至運河西岸，襲取濟寧汶上以為據點，該集團軍自韓氏伏法，士氣振奮，即以一部確實佔領孟蠡山李家莊安興寨之線，以第八十一師直攻汶上，第二十二師進攻濟寧，第二十師在鉅野獨山集附近為預備隊，廿二日起，各部開始攻擊，激戰數日，敵我短兵相接肉搏巷戰，異常壯烈，殲敵甚多嗣以火力懸殊，及敵軍之大部增援，我傷亡甚重，乃於二十五日撤至相里集羊山集鉅野之線佔領陣地，並以一部駐紮於濟寧南下之敵施行襲擊。

滕縣臨城臨邑之失陷

至泰安失陷後，最高統帥部急調鄧錫侯部開赴臨城以毗津浦路正面，以支援孫桐萱之作戰，其先頭部隊於一月七日到達臨縣時，鄒縣已被敵佔據，鄒軍一面對鐵道附近嚴密佈防，一面向鄒縣方面之敵施行襲擊，以圖奪回。我孫桐萱集團之反攻，及鄒部之竭力支援，敵亦無力沿津浦路南進，形成對峙狀態。三月十一日我鄒部張自忠軍於臨縣附近向鄒縣濟寧之敵。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魯方面之敵有南進之勢

三年來之抗擊

據，張軍即調往臨沂方面，三月九日左右，鄒縣之敵亦，我軍傷亡甚大，界河被佔，并探知敵由濟南青島兩方源源增兵，有大舉南下之企圖，乃令在濰縣之湯恩伯軍團，王仲廉關麟徵兩軍，先發地後，並令孫桐萱集團由濟南西面至朔州，與敵人以策應正面之作戰，十五日敵已增至三萬人，附騎砲各聯隊，城軍有餘，已迫進濰縣，我守軍第一二二師閉城死守，以待湯軍之增援，湯軍團王仲廉軍之先頭，十六日在官橋佔領陣地，以掩護主力之集中，並派一部向濰縣東北攻擊前進，期解濰縣之圍，敵分兩路已回臨沂挺進，我軍猛力抵抗，雙方傷亡均大，十七日濰縣經敵以猛烈之砲火轟炸後，被陷我守城師長王銘章殉國，城官橋陣地亦告失陷，我關麟徵軍先頭師之一旅，乃在沙溝附近佔領陣地，與敵激戰後，十八日敵，惟日來之激戰，敵以深切之創痛，十八日晚關軍後被部隊陸續到達，即在韓莊沿運河南岸佈防，並以王仲廉軍向東轉進，佔領濰縣東北西南一帶高地，一〇師於十九日亦到達台兒莊方面，齊錫侯部則退至韓莊以甫理。

敵陷濰縣後，十八日由濰縣塔投，對我濰縣王仲廉軍陣地攻擊，恃其步砲空與機械化部隊協同之威力，竟日向我猛攻，終未代進，十九日復繼續以步兵猛攻濰縣，血戰竟日，我軍第四師三十三團團長殉國，全團官兵傷亡慘重，敵乃衝入濰縣。

臨沂戰鬥

青島放棄後，沈鴻烈即率海軍陸戰隊保安旅壯丁隊等撤至諸城沂水等處，擴大游擊戰，收復濰縣，二月三日該縣又被敵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部佔，有會同津浦路方面之敵進攻徐州之勢，我為增強魯南兵力，乃令驅炳助部迅速向臨沂進出，於前沈部在魯南積極攻擊，在新泰泗水等處斬獲頗多，至二月二十日，敵欲由魯南直取徐海猛力南犯，我臨沂兩師節節抵抗，甚且日無相繼失陷，軍軍守

泗水我軍正攻濟寧之張自忠軍向臨淮增援，張軍三月十二日到達臨淮附近，吳福軍協力反攻，熾敵甚衆，敵第五師團之兩個聯隊全被消滅，殘敵於十七日夜向北潰退，我顧張兩軍跟蹤追擊，二十三日敵復增援向我反攻，我仍退守臨沂以北地區。

淮河附近之防禦及江北之游擊

敵自攻陷南京以後，即向江北推進，企圖打通津浦線，連貫南北戰場，自一月以來，與我在張八嶺、山鋪、龍橋、雞塘一帶對峙，敵屢增援兵，我以韋雲淞軍守備合肥定遠明光一帶，一月十八日明光失守，三十日池河鎮被突破，定遠蚌埠相繼失守，我增援之膠甯集團不克及時趕到，而淮河北岸西三十里鋪等處，敵我激戰正烈，各守軍往復衝鋒不下數十次，迄三月六日，我以膠集團一部商定遠反攻，並以增援之張自忠軍接替于學忠部，淮河北岸各陣地之守備陣線，敵雖數次猛攻，迄未得逞，旋以張軍奉命北調臨沂，淮河北岸仍由于軍兩守，並以韋雲淞軍固守爐橋洛河之線，周祖晃軍在老人倉河池河鎮定遠積極反攻，並到處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因之敵被我吸引牽制，大受打擊，雖會進出淮河北岸，仍不能前進，其大部復撤到南岸，形成對峙態勢。

台兒莊戰鬥

敵第十師副旅谷廉介部於佔領臨縣後即以一部進佔韓莊，而以瀨谷旅團主力沿台兒莊支路推進，欲以迅雷之勢攻佔台兒莊據點，以爲進攻徐州之根據，適我孫連仲部到達該處，予以迎頭痛擊，湯軍團之王仲廉軍斯時在臨縣附近與敵相持，另以一一〇師接洽關隴軍運河南岸防務，以關軍向嶧縣以東地區推進，會合王仲廉軍準備側擊敵人，此時敵遂次增加兵力，自三月二十四日起至四月三日止。

破谷師團主力全被我孫連仲集團吸引於台兒莊附近，而在此旬日間台莊之爭奪戰極爲猛烈，敵竭其全力並運集其優勢之砲兵及機械化部隊（野戰砲六十門重砲十餘門戰車三四十輛）猛烈圍攻，我軍一部之三十一師（池峯師）以與台兒莊共存亡之決心，奮勇抵抗，反復肉搏，雖台莊城寨被敵佔去四分之三，我守兵屹然未動，死力支撐，以後我機動兵團包圍攻擊之成功，敵主力既被吸引於台兒莊附近，膠濟方面僅存一部，我湯軍團於三月二十六日向煙臺之敵猛攻殲其大半，殘部負隅頑抗，敵復由臨城方面增援，我湯軍團乃放棄攻擊煙臺之計劃而以主力向台兒莊北側敵之側背猛攻，三月三十一日台兒莊之敵已完全陷於包圍圈內，斯時臨沂方面敵板垣師團及該師預備役第一〇五師團所編之沂州支隊再攻臨沂，我龐張兩軍浴血苦戰，敵迄未得逞，敵以台莊正面萬分危急，乃將臨沂方面之板本旅團沂州支隊放棄臨沂之攻擊，星夜轉用於靈山方面，攻我湯軍團之側背，希圖擊破破谷之危，我湯軍團乃迅速以關麟徵軍轉用該方，並以周亮軍加入攻擊，一鼓將該敵擊破，仍回師圍攻台兒莊之敵，四月六日晚間，將該敵殘部萬餘餘敵軍餘人向北潰退，我軍繼而進擊，斯時我堵擊兵團曹福祿部已由魯西滑津浦路南下，到達臨城棗莊北側地區，敵退路被遮斷，乃利用濰縣附近之良好地形，與望岡城寨，負隅固守。

魯南對峙及徐州放棄

台莊守軍被擊破後，我全線追擊，敵拚死抵抗，我各軍節節進逼，猛烈尾追，敵佔據濰縣附近之嶺山九道及稅郭等堅固圍寨，憑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四月二十後，我樊毅甫盧漢各軍相繼到達戰場，同時敵亦向津浦路陸續增援，更以猛烈之砲火應攻向我反攻，而臨沂方面之敵亦增加甚多，協方繼而線向西南進擊，至五月十三日以龍濟光軍第五第十師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〇六師團及師部及山

兵團與濟南兵團之敵，與我湯恩伯孫連仲兩軍，對峙於濰縣集艾山台兒莊及其以西之線。

四月下旬以來，晉綏及蘇皖各戰場之敵，陸續向津浦線南北兩段轉移，企圖包圍徐州，五月七旬津浦線南段之敵，除一部犯合肥牽制該方我軍外，更以其第九師團及井關機械化部隊等循清河出蒙城，而阜寧淮陰方面亦有敵第三，第二〇一，第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部活動，五月九日，我蒙城被陷，十三日晨敵又陷永城，直趨歸德，更以一部進犯徐州，此時蚌埠附近之敵（第一〇二及第一〇七第一一五師團之各一部）亦進迫宿縣，我膠濟部向西轉移，同時津浦線北段濟寧方面之敵則以第一一四師團南進犯，我以守兵薄弱，十一，十四，兩日鄆城荷澤相繼失守，敵並以第十六師團之一部由南陽鎮西渡南陽湖環我魯西軍之右側，敵第一一四師團攻我金鄉魚台，十四日金鄉魚台又告不守，我孫桐萱部及兩旋應炳助等部在魯西開闢地形之下，無險可守，敵到處突竄，我節節抵抗，以遲滯敵人向隴海線之南進，十三日我魯南部隊，爲脫離目前之不利態勢起見，十三日起整然西移，於五月下旬我孫連仲湯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點，徐州則經劉汝明部劇烈抵抗後亦于十九日放棄，敵軍企圖包圍我魯南大軍之計劃，全歸泡影，而徐州會戰亦于此時告終。

二、隴海沿線之作戰

魯西防禦及歸陽失陷

五月上旬，敵分向皖北魯西轉移，我爲集結強大兵團擊滅敵計，乃以孫桐萱軍主力在魯里集潭集之線，及微山濰山兩陽各湖西岸之李必潘李英等師在陳坡及紙坊集鉅野之線，以掩護大兵團之集中，五月九日濟寧方面之敵，開始向金鄉魚台障城進犯，並一部西渡微山湖進攻沛縣，以威脅我側背，在魯西廣闊之平原內，敵利用機械化部隊，由我開闢內到處竄擾，障城魚台金鄉沛縣於十一月四十五

十八等日相繼失陷，敵直趨臨海縣，五月十一日我命濟時軍及黃杰軍分在楊山歸德等處已集結完畢李漢魂軍向歸德輪渡，暫時由蒙城北犯之敵突北竄臨海縣形勢緊張，我最高統帥乃令薛岳統率俞黃李三軍爲魯西兵團，以擊滅當面之敵，五月十二日，北犯之敵又佔永城，即以其輕快部隊直趨楊山歸德，於是在韓道口周寨等地，發生劇烈之戰鬥，五月二十一日起，敵猛攻楊山，二十四日被陷，黃軍西撤，敵陷楊山後，以一部經虞城轉歸德，主力沿鐵道西進，二十六日開始向我歸德進地攻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經敵以猛烈之砲火轟擊後，二十八日歸德又陷，黃軍遂向臨縣柳河集轉進。

蘭封附近諸戰鬥

自五月十六日以來，由嵩澤南下之敵第十師團土肥原部主力，向鐵爐集南進企圖遮斷我臨海線交通，其一部十七日由新興集向蘭封以東之儀封前進，十八日其主力進至大黃集附近，我當準備於二十一日夾擊該敵，五月十九二十兩日實儀封之敵一部已與我宋希濂軍在儀封及內黃附近發生激戰，二十一日，儀封之敵回西南演變，一部二十一日又與陸集附近，羅王岩白岩附近均發生戰鬥，同時貫台之敵益逐次渡河增加，我程司令長官乃以俞濟時李漢魂宋希濂三軍向蘭封楊柳集之線急進，胡宗南軍團由蘭封方面沿鐵道東進掃蕩當面之敵，劉和鼎軍任蘭封開封間之河防，二十二日，敵一部經歸德王營，二十三日，我胡軍團向該敵攻擊，劉和鼎軍拒止該敵北竄，二十三日土肥原部竄據羅王營三營一帶者已降者甚多，又有一部由陳留日開始南渡，我李漢魂率永清兩軍二十四日晨由陽柳集協同開始向該敵攻擊，斬獲甚衆，但蘭封方面本總敵以一部於我宋軍換防之際，乘隙竄入，二十六日我宋希濂軍反攻，二十七日乃告克復，斯時我軍仍以主力向羅王營三營一帶行連續之圍攻，頗有進展，二十五至二十九日之間，予敵軍以鉅大之創痛，終以敵負隅頑抗，憑險死守，未能完全殲滅，二十八日

我戰勝吳縣之歸德被陷，黃軍主力退集隴縣柳河一帶，二十九日晨敵騎一部竄抵襄陵附近，我程司令長，爲避免與敵在豫東平地決戰，乃決定轉移各軍，六月一、二、兩日陸續向平漢線以西地區撤退，七八九日陸續到達指定地點，蘭封西側之敵於我軍西移後，即繼續向蘭封前進，六月五日我放棄蘭封，敵分攻中牟尉氏該兩地亦於六日失守，隨即進擾新鄭，七日敵趨許黃河河堤，趨日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曹魯河南流，敵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二、平漢沿線之戰鬥

豫北平漢線之敵，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攻陷安陽，十一月十一日佔領大名以後，因忙於後方之整理，兵員之補充，及東西兩戰場兵力之調用，遂無餘力繼續南下，乃與我萬福麟部在安陽以南湯陰以北之寶蓮寺一帶陣地相持達三月之久，我並在冀中冀西發展游擊戰，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敵發動津浦線之戰爭，企圖打通津浦線，截斷滬海線，予我平漢線以重大之威脅，但師久無功，乃在平漢線方面開始積極之行動，另圖發展，二月八日，敵十四師團土肥原部，以其主力在敵機掩護之下，向我寶蓮寺陣地猛犯，我萬軍高樹勛師奮勇抵抗，激戰四晝夜，卒因部隊傷亡過重，至二月十一日不得已轉進至淇河以西高地繼續抵抗，是時我宋哲元部主力在道口汲縣陣地，九日敵有力一部由右翼方面侵入濮陽，十三日進佔長垣魏祠封邱，十五日急轉西進，以與沿平漢線南下之敵相連繫，而圍攻我宋軍。我宋軍與正面之敵相持數日，因汲縣陣地被突破，於十五日向新鄉附近之既設陣地轉移，又因立脚未穩，敵已跟進，而新鄉以南之元村已發現敵軍，我宋軍乃於十八日放棄新鄉，向西轉進，旬日之間，在獲嘉修武焦作博愛沁陽濟源各陣地逐次抵抗，阻敵西進，以期確保太行山脈及晉東晉南各要道掩護我山西戰場之右翼，我爲策應宋軍作戰起見，經派兵北渡黃河而道清線以南平漢線以東地區進

出，屢次爭敵以重大之打擊，敵遂未能渡河南境。至四月廿七日，敵在奇兒莊被殲後，即轉移各戰場之兵於津浦線南北兩段，以圖包圍徐州，更以一部集結於濰陽濰縣附近，企圖東渡以迫魯西。

四、晉省方面之作戰

我向太原反攻

自南京失陷後，敵企圖打通津浦路，當即轉移兵力，由津浦線南北夾攻徐州，同時平漢線亦乘機發動，向新鄉南進，互為呼應。我晉南部隊奮策濰陽津浦平漢兩線之作戰起見，決向太原之敵反攻，仍以衛立煌為前敵總司令，統率各部隊向目的地前進，原定二月十五日到達指定地，惟敵此時亦以津浦線透我軍迎頭痛擊，戰事不利，亦變更計畫。企圖以主力略取晉南，先完成其佔據黃河以北之目的，乃以其第二軍（第一〇八師團下元龍團部）由東陽關傳變一路西進以威脅陶谷，第三軍（第二〇師團川岸文三郎第一〇四師團川岸照第一〇九師團岡田重彥）循同蒲路及其西側南犯，希圖壓迫我軍於黃河灘岸。自二月中旬起，以來，敵機續增加，我戰况不利，乃於二十五日開始向汾河以東山地及汾西以南山地轉進，預定俟各部到達指定位置後，再連繫兩翼部隊反攻汾河以西及向安澤前進之敵。

反攻失利後我軍在晉南遊擊戰奏功

侵入東陽關之敵先頭約三四千，後部約二〇八師團，陷長治後，一部竄據屯留，主力經長子屯留，出良馬窰臨汾，同蒲線正面之敵為二十師團及高橋兵團第一師團山下兵團各一部，沿鐵道南下，遂又轉移主力向我汾河西岸迂迴，太隴公路之敵為二〇九師團及板橋（一〇四）師團一部，進佔汾陽後，一部竄離石，主力經大麥郊出隰縣進犯大齊，另以山下兵團主力及第九師團一營封鎖文交以北各

臨城，拒止傅軍南援，并以黑澤兵團（騎兵）偵察搜捕，以威脅我軍翼側，板橋師團主力在陽曲營壘，我爲減少損害，乃於三月中旬不以扼守城鎮爲目的，完全分散於山地，以極巧妙之運動戰滅敵，當將以前所分左翼中央右翼各兵團改爲東南北三路軍，各有系統，縱橫連繫，迄三月十七八兩日，敵以兩師團以上之兵力分路圍攻我鄉，十九日其縣失守，二十二日鄉寨失陷，四月中旬，敵又企圖消滅我晉東部隊，調集主力萬四千餘人，以榆社武鄉沁縣爲目標分路由涉縣和順子洪鎮沁源襄垣向該區前進，我爲恢復晉東，汾西晉北起見，當決定部署如下，朱懷冰武士敏部消滅子洪鎮方面之敵，會萬鍾劉伯誠阻絕東陽關長海屯留，趙壽山楊廷天阻絕高平以消敵之北犯西犯，王靖國對陞石汾陽陳鐵對靈石霍縣阻敵南援，劉茂恩燾滅蒲縣黑龍關之敵，陳長捷燾滅鄉寨附近之敵，孔慶瀛附四十二師王旅燾滅河津禹門之敵，劉勘裝昌會高桂滋燾滅沁源一帶之敵，李家钰分控絳縣翼城牽制侯馬南北之敵，彭述如控置陽城南北，趙承綬何柱國賀龍金憲章等部分別在晉北，實行舊任務，各保安游擊隊協助正規軍積極活動，至二十三日我東路各軍已粉碎敵人圍攻計劃，劉帥及徐旅團攻武鄉，將敵擊退，高桂滋劉勘魯英慶等部攻克沁源敵突圍南竄，退據沁源西南之寺溝，經裴昌會部截擊敵傷亡枕藉，朱武兩師擊退子洪鎮之敵，陳長捷完成肅清吉縣任務，并攻克鄉寨連合東路軍向臨汾威脅，王靖國軍掃蕩永和石樓之敵，向中陽進展，郭師已迫離石城下，趙承綬及賀龍部截斷晉北交通，一部迫近太原，迨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於長治高平晉城之役戰况尤爲激烈，每處均斃敵甚多，俘獲輜重人馬無數，殘敵除一部竄武安外，餘約萬人悉向晉城以南潰竄，復經我游擊隊別動隊之截擊，狼狽萬分，晉城遂於五月間肅復，晉東之敵至此已完全肅清，五月初旬，我爲先肅清晉南三角地帶之敵起見，當策定掃蕩該地帶殘敵計劃，自四日起，開始以主力攻曲沃侯馬扼晉南鈔之咽喉，以一部掃蕩三角地帶及臨汾以南同蒲鐵路沿線散駐之敵，以繼至六月中旬，相繼克復平陸高城風陵渡永濟虞鄉解縣榮河等處，萬門諸要地，敵無所據。

三年來之抗戰經過

部退歸安邑運城聞喜曲沃新絳侯馬等處，閉門自守，經我各團刺部隊之頑強阻攻，一方破壞臨汾以南之交通線，使敵補給增援均感困難，三月廿一日，我軍由晉南渡河，直趨臨汾，經頑強阻攻之後，僅於陽臨石中陽一帶尚有敵一〇九團之一部，我軍曾數度攻入城內，與敵發生激烈戰鬥，敵意不願大逞，使用毒氣，致我未能突功，晉北方面，自我傳作義軍北上後，相繼攻復福壽清水河和林樞，經五月二十八日，敵分三路進犯，途六月廿一日，三路之敵會合於河東東北邊界，我傳作義軍及傳作援軍第一旅迎頭痛擊，五日拂曉，我退出偏關，敵遂攻門，六日我傳作義軍圍攻，敵意固執偏關之敵，遂戰甚烈，至七日晚，敵不支潰退，我軍當即進駐偏關。

第二節 真戰場

一、杭州放棄及蘇浙境內之遊擊

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到建緒部退守杭州附近，廖益部退守桐廬分水於潛之線，廖部遂調至江北合肥方面，十二月十九日我軍當面之敵第九第一〇一師由南泰山市方面向我攻擊，二十一日我軍向錢塘江南岸轉移陣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百餘統統對富陽長相繼放棄，二月中旬以後，我一面固守錢塘江南岸陣地，一面派兵在錢塘江北岸沿邊杭線配合游擊隊深入敵後方，予以甚次之打擊，數月來，敵疲於奔命，只能固守城垣，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宜燕失陷後皖南之遊擊

我軍由蕪湖撤退後，敵分路向廣德宣城蕪湖進犯，廣德於十一月二十日失守，十二月八日宣城又失守，九日蕪湖亦不守，南京放棄後，十二月中旬我退兵集團在襄陽以地地要點賴龍苑，粗事破壞之敵

，唐賦遂集國在南陵，間佔領陣地，阻止蕪湖之敵，同時仍派出有力部隊，向敵陣深向敵陣後方發動大規模之衝擊，數月之中，屢予敵以重創，蕪湖之敵，因江甯鐵路之運給，預慮向我反攻，均被我擊退。

第三章 第二期第三階段

第一節 長江方面

一、武漢會戰

我軍在淞滬南京之際，敵欲乘我迫我屈服而未敢如願，故徐明會戰後，敵即調運兵力於長江方面，企圖深入武漢，以我抗戰中心區，彼不能繼續抗戰，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敵先以陸海軍犯安慶，打通合安公路，並進佔壽山太湖，二十三以波田支隊在海空軍配合下進攻馬橋，七月二日又進攻湖口，敵軍在該兩處均使用毒氣攻擊，馬橋於六月二十六日失守，湖口於七月五自失守，七月二十三日，敵在九江附近登陸，遂展開攻會戰。

敵進攻部署，係各以一至四團之兵力，分兩路前進其在江右者，一沿南潯鐵路前進，掩護其左側背，一沿瑞武公路前進，迨迨武吉之南，其在江左者，一沿江北岸海路前進，一沿大別山北麓進攻信陽，迨迨漢口之北，此外並以輕騎沿江而上，陸路隊到處登陸，冀以外線作戰優勢進行包圍，敵我軍，我在武漢，外圍之九萬山，龍潭山，黃陂山，大別山脈等山地，配置真兵數十師，預築堅固陣地，並在田家鎮兩岸修築江防要塞，待敵進入，予以痛擊。

敵在九江登陸後，我即退守廬山，湖口及南潯路上之堅固陣地，敵第一〇六師團數度仰攻，死傷慘重，乃於八月二十二日，以第九師團由港口登陸，進攻瑞昌，山迂迴我陣地之左側，並以第一〇一師團由星子登陸。

由星子奪陸企圖截斷我南潯路後路，經我軍一部阻止，由星子進犯之敵，同時將南潯路正面部隊撤守馬迥諸附近第二線陣地，利用廬山據點及兩側有利地形，予以莫大損害，敵藥傷天然保護，無法攻破，至十月上旬，敵第一〇六師團主力及第一〇一師團一部，秘密迂迴至萬姑嶺附近，被我抽兵包圍，於雙十節國慶日殲敵約四聯隊之衆，敵棄屍盈野，俘獲械彈輕重文件無算。

港口登陸之敵，沿瑞陽路西犯，同時長江敵艦四十餘艘向我馬頭鎮當池口南岸要寨猛轟，我軍沉着應戰，數度將敵轟退，敵乃大量施放毒氣，我軍冒毒固守，敵始終不能急進，每一山頭之得失，皆付無數之生命及巨量之砲彈，至九月二十四日當池口要寨陷落，其沿瑞陽路進犯之敵在白水街與血山等處遭我擊潰，死傷極重，嗣後敵再增兵沿長南岸及陽新寺潭鋪龍港等處，數路前進，又被我殺擊，在龍港木石港三溪口黃石港大冶聯城金牛等處予以重創，至十月中旬，我逐次向武寧通城岳州附近之線後撤，十月二十五日敵遂逼近武昌城。

長江北岸之敵第六師團，自佔領太湖後，遭我數次反攻，不能前進，至七月下旬，乃以海軍掩護其第二師團在小池口登陸，協同第六師團兩路猛攻，我軍苦戰數日，黃梅宿松相繼失陷，嗣後我軍反攻，於八月下旬復入湖潛山敵乃改變其後方連絡線於小池口，仍積極向我廣濟東方陣地攻擊，戰况異常激烈，我守軍犧牲甚大，陣地終被突破，乃退守界嶺第二線陣地，及田家守要塞敵進犯田家鎮，我守軍軍械糧食之積聚及毒氣之危害苦戰旬，先後斃敵六七千，於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鎮要塞失陷，我守軍激遂利用長江水漲侵入田家鎮以西，在蕪春蘭溪已河黃岡陽邏等處登陸，策應廣濟西進。

十月十五日，該敵遂進至黃陂威勢漢口側背。

敵由大別山北麓西進者，爲第十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六師團，以合路及淮河爲後方連絡線，於八月二十八日，猛攻六安霍山渡牌河進攻我富金山陣地，經我未希軍予以極大打擊，敵第十三師團

死傷過半，聯隊長陣亡二員。因因沿淮河西進之敵，陷我高郵城，當金山陣地之側背，我當金山陣地遂於九月十一日放棄，此後即進犯潢川商城，被我張自忠孫運璿各部迎頭痛擊，激戰一週，敵避用毒氣，我軍損害頗多，乃退守大別山之既設陣地，敵力攻月餘，始終未獲突破，但大別山北麓之敵已分兵越潢川西進，竊佔羅山，九月下旬與我胡宗南軍在信陽以東發生激戰，經我胡軍痛擊，斃敵五千餘，敵退羅山待援，敵陸續增加，胡軍損傷甚重，乃於十月十二日晚放棄信陽，退守桐柏附近山地，敵即轉兵南下，企圖竄入武勝關以西，截斷我葉花公路，我遂放棄武漢，各部遵照計劃，順利轉進，至十五日敵佔領武漢空城。

總計自六月十二日敵在安慶登陸起，至十月廿五日止歷時約四個月大小戰鬥數百次，軍死傷至二千萬以上，其所使用十二師團，竟補充五六次之多，敵之海空軍亦受重大損。

第二節 南戰場

一、敵在大亞灣登陸及廣州失陷

武漢會戰開始後，敵普戰四閱月，其兵力消耗之鉅，為開戰以來所未有。敵為策應武漢會戰並謀切斷我國陸運絡起見。乃于台灣集結部隊約四萬餘人，于十月十二日在南海大亞灣之澳頭附近用敵艦數十隻及飛機百餘架掩護，強行登陸，我守備部隊兵力薄弱，無法拒止，敵先後陷淡水惠陽博羅增城石龍等地，猛撲廣州，我水陸交通俱遭破壞，部隊集中困難，廣州于十月二十一日遂告失陷，我余漢謀集團乃轉移至清遠橫石良口埭迄，新豐之線，阻止當前之敵，一面整頓態勢，準備爾後之作戰，斯時我陳廉樞兩旅留在惠淡水資地，並牽制敵人後方，我正面各軍即對敵施行襲擊，十一月二十四日克復從化，十二月九日兩日相繼克復惠陽博羅治安，敵因正而過大，處處受我威脅，乃放棄大亞灣方面之運絡路線，改以廣州為，為運絡線，將其兵力退集廣州附近，憑險固守。

第三節 京戰場

一、津浦戰場的遊擊戰

自徐州會戰告終，敵調用兵力于長江方面，敵對東戰場，欲以少數部隊固守要點，我爲牽制敵軍起見，乃以劉建緒部任滬杭一帶，上官雲相部任京杭一帶，唐式遵部任江甯滬甯沿線及沿江岸之游擊，半戰以來，各游擊部隊頗爲活躍，曾一度克復宿陽溧陽宜興當塗宜陵等處，又先後克復海濱海鹽安吉各縣城，且隨時對敵後方連絡浦鎮及爲組織予以重大破壞與威脅，我江防砲臺擊敵軍艦及運糧艦，尤奏偉功。

第四節 北戰場

一、津浦及平漢沿線之遊擊戰

當武漢會戰之際，津浦沿線之敵亦欲以少數部隊保守要線于北段方面我石友三部軍合地方游擊隊，兩段方面我韓德部，分別擾襲敵後方，歷次予敵軍以甚大之打擊，敵人深溝高壘，莫敢越城池一步。

平漢線方面，自敵機炸毀黃河河堤，洪流南瀉，豫東之敵第十六師團，轉用于長江方面，第十四師團主力，轉移于道清鐵路沿線，此時我有方部隊，亦先後向湘鄂路方面轉移參加武漢會戰，此後豫東省大河南北當面之敵兵力不大，但我之方力部隊均已他調，亦未能實行大規模之積極行動，這一局面實際對南方治安作戰，一面發動游擊，敵人在我游擊境內，除佔領少數要點外，別無他計。無時無地不受我遍地游擊隊之攻擊，不僅被佔領區域不能安寧，我政府政令之推行，均能普遍于各地，并加緊組織民衆，增加抗戰力量，敵欲統治其佔領區域之迷夢，蓋根本粉碎無餘。

二、晉省之遊擊戰

晉省戰事，自我軍開始掃蕩晉南三角地帶之敵後，經月餘之激戰，斃敵不下二萬餘人，其第二十師團殘部因經曲沃侯馬新絳聞喜五城各城鎮外援斷絕，僅恃飛機運送彈藥，苟延殘喘，我以缺乏攻堅火器，未能予以澈底消滅，殊爲遺憾，及至徐州會戰終了，尙抽調在豫東北之第十四師團，第一〇八師團及其第四混成旅團，分三路入晉，希解曲沃之圍，七月杪，其土肥原師團石黑旅團附川谷等部，分兩路向我進犯，一路向大口村（晉城南六十里）前進，六月二十九日進佔天井關（晉城南四十里）一路自三十日我晉城後，七月三日復陷我陽城，五日夜其一部進至沁水受我截擊，傷亡甚大，八日該敵乃陸續通過鄆嶺向翼城西進，經我彭師王旅于十五日在沁水西南許家莊五柳莊劉家山等處襲擊，激戰甚烈，相持至二十六日，敵回竄沁水，二十九日晨復經我各部隊于王寨東鄆嶺之線圍擊，血戰數日，除少數之敵突圍逃竄外，餘均被我殲滅，我相繼克復沁水翼城曲沃等地。

濟垣之敵，自七月十二日以來陸續增加，向垣曲方面前進，該方面之我軍，避開正面，集結于邵源以北同善鎮以東地區，準備襲擊，另敵一部由西沃經絳縣橫關阜落鎮向垣曲攻我側背，我另一部即撤至垣曲以西，準備與友軍協同東西夾擊，十四日敵進犯垣曲，我軍當向該敵左右截擊，十七日我軍克復垣曲城敵不支，向阜落鎮方面潰竄，我跟蹤追擊，十九日進佔王茅鎮王村鎮敵狼狽向橫關竄去。

茲據晉南各要點敵第二十師團，得補充後，其一部自八月十五日起分三路向永濟進攻，十七日永濟失陷二十八日又陷我風陵渡，同時橫關方面自八月下旬敵我相持以來，迄九月二十四二十五二

十六三日，敵第二十師團之大部復大舉向我武漢地區之陣地猛攻，我奮勇鏖戰之後，向吳淞鎮以南地區轉移，十月五日，我守高家灣附近之陣地，七八兩日陣地亦告崩潰，我守軍在該地奮勇擊退敵軍，繼而垣曲西北潰竄，經我猛追，先後克復五寨、口、村上下所寨等處，斃敵甚衆，十八日晨我續攻佔岳落官店，殘敵分向鎮靜、張家口潰水一帶逃竄。

華北之戰，企圖消滅晉察冀邊區內之我軍，于九月下旬，會合各路敵軍五萬餘，飛機數十架，圍攻我晉察冀邊區。我以一部固守邊區內各要點，另一部出包圍線外，配合我平綏平漢正太同蒲等線，各部隊，分襲敵之後方，敵之圍攻計劃遂告失敗，大部敵人自十月二十一日起，相繼向平漢平綏正太同蒲等線撤退，其後方阜平、南台、石咀、我先後克復，繳獲大部軍用品及糧秣。

總計前後敵陣長以下犧牲者甚大，而我開傷亡甚小，在此階段內，我晉省各部之廣大游擊戰，實已收獲甚大之效果。

以上係第一期抗戰經過。

本期爲我軍以空前時間消滅敵軍之實力時期，自蘆溝橋事變起至武漢會戰完結止，歷時十六個月，其間分爲三階段，自開戰起至退出南京止爲第一階段，此後至徐州會戰完結止爲第二階段，此後至武漢會戰完結止爲第三階段，在各階段中，先後消耗敵軍共七十餘萬人。

當武漢會戰之際，我軍攻勢能力業已發揮至最高度，武漢會戰完結後，我最高領袖，召開南岳軍事會議，檢討全般情形，認爲自抗戰業已到達一個過渡時期，當即規定結束第一期抗戰，開始第二期抗戰。

第三篇 第二期抗戰經過概要

在南岳軍事會議中，我最高領袖特別注重，檢討我軍之優點及弱點，其結論如下：

一、敵軍士兵，因實行徵兵制多年，訓練有素，其戰鬥技術，比較整齊。

二、敵軍官長，因平時教育統一，其一般之程度，比較整齊。

三、敵軍編制，凡各兵種之組織及配合，雖不十分完美，但戰場上所配之兵種，則比我齊備。

四、敵軍裝備，因其兵工業早有基礎，故各種火炮及自動火器與特種兵器等配賦較多，火力旺盛。

敵軍力亦相當強大。

五、敵海空兩軍佔絕對優勢。

以上為敵軍優點，敵軍有此優點，故其戰鬥力較強，但其弱點亦甚多即：

一、敵軍作戰不能離開交通線，否則補給不到，即戰鬥力全失。

二、敵軍在數量上佔絕對劣勢，開闢戰場太多，作戰地域太大，目前戰場之廣泛，業已超過其所能運用之兵力，從使竭其國力以維持其軍之作戰，亦根本不能解決戰局。

三、敵軍違反時代性，欲以有限兵力，佔點佔線，鎮服廣大地面，以致處處被我包圍，并不斷的被我消耗，迫戰鬥力衰滅，必將陷於全滅。

四、敵國兵員物資有限，不足以言持久。

五、武漢會戰，敵軍力量既已發揮至最高度，今後只有逐漸下降。

六、敵軍將帥，指揮能力薄弱，經過上海徐州武漢三大會戰，在交通便利之地，雙方使用數十萬兵力，戰鬥數月之久，彼時有優越武器，均已戰勝，但均未能殲滅我之野戰軍今後地形困難，敵將永遠不能戰勝。

七、敵軍侵入愈深。則交通線愈少，其背後連絡線亦愈長，其後方受我軍民重重威脅，在某種時期，必遭我軍予以殲滅的打擊。

根據以上檢討判定，今後作戰完全對於我軍爲有利。於是確立第二期抗戰方針極力爭取主動地位，此項方針，不特針對敵軍之弱點，且進一步使敵軍迅速喪失其優點，在作戰指導上，特別注重後方之爭奪，將我軍直接作戰行動推廣至敵軍全後方，利用地形，配合民衆，到處膠着敵軍於現地，我軍則依數量上之優勢，從各方面不斷的對敵施行攻擊，或隨時隨地施行襲擊，以消耗敵人之國力，疲憊敵人之兵力，衰滅敵人之戰鬥力，同時對於我軍，則一面作戰，一面更番抽調整補訓練，并增加新兵器，建設新兵力，以期於戰爭過程中，加強我軍戰鬥力，并造成優於敵軍之兵力，而於最後時期予敵以殲滅之打擊，自此項方針實施後，敵軍兵力完全陷入泥淖，我軍兵力，愈戰愈多，愈戰愈強，敵軍不得已，乃亦發出「長期作戰」及「以戰養戰」之微弱呼聲，蓋其大舉進攻之能力，至此業經喪失殆盡，故自民國二十八年以來，敵軍之行動，只有侵擾海口企圖加緊截斷我海外交通，或勉強抽調兵力，發動局部攻勢，企圖在某一局部，打開僵局，但其結果，一爲多開戰場，一爲徒增消耗而已。

第一章 第二期第一階段

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我軍已轉守爲攻。在民國二十八年一年間，曾先後發動四月七月九月，及冬季四次攻勢，并在前後方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其結果共殲滅敵軍在四十萬人以上，打破敵軍利用佔領地「以戰養戰」之企圖，又牽制大部敵軍於各地，使其不能有所作爲而坐待我軍予以消耗，計自第二期抗戰開始起，至二十九年二月止，正規戰與游擊戰之戰鬥回數，即共有九千六百六十七次之多，使敵軍雖欲在某一部採取攻勢，亦感困難，故二十八年一月以後，敵軍發動南昌攻擊，隨獲攻擊，中條山攻擊，晉東南攻擊，湘北攻擊，然以上各役，除南昌攻擊，敵軍獲得成功外，其餘均遭失敗，而敵軍補給困難後方前以莫大驚動，我軍愈戰愈強之事實，垂爲天下所共見，敵既不得逞，乃於

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抽兵由欽州灣登陸，襲取賓寧。企圖截我西南國際路線，於是發生桂南戰鬥，敵爲策應桂南，又發動粵北攻勢，結果敵在粵北攻勢失敗，在桂南亦受極大損失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南戰場

一、敵在海南島及汕頭登陸

二十八年二月十日拂曉，敵以海空軍掩護渡田旅團，在海南島天尾港登陸，與我保安隊激戰，我因隔海無法增援，迄午後三時，海口府城被陷，二十四日六敵又先後在榆林港，新英港博鰲港等處登陸，我保安隊以衆寡懸殊，節節抵抗，文昌定安樂會澄邁等處相繼陷落，我保安隊遂轉移於該島腹地，繼續抵抗仍隨時向敵襲擊，妨害其「建港口」「開機場」之工作。

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敵又以海空軍掩護第一〇四師團之一旅團及海軍陸戰隊共約萬餘人，在汕頭附近登陸，我潮汕守軍竭力抵抗，因濱海作戰，敵陸海空軍得以充分發揮威力，我軍不得已退出汕頭，其後敵又沿韓江於自來水廠龍濟市雲步等處逐次登陸，進迫潮安，經數日苦戰，二十七日潮城被陷，七月十四我軍增援反攻，曾一度衝入潮城，惜得而復失，遂退守新防禦線，以上兩處之戰鬥，對於南戰場之作戰，並無重大關係。

二、敵在欽州灣登陸襲取營寧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十六兩日，敵第五師團及百灣旅，藉艦隊掩護，在欽州灣西岸登陸，十五日陷防城，十七日陷欽縣以後即舉其主力沿欽—潯公路北進，二十三日下午二時在營寧東方強渡二十四日陷營寧，我軍因交通關係，於敵陷營寧後，始陸續集中，一面限制發展，一面準備反攻。

三、粵北戰鬥

粵北方面，敵自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由銀盞坳北犯失敗後，爲策應桂南作戰復秘密增援，迨至二十日止，以第十八師團全部及第一〇四師團近衛師團第三十八師團之各一部，共計十一個聯隊之兵力，分三路北犯，其左路爲第一〇四師團之一部，二十五日進佔琶江，越連江口，三十日進佔英德，并以一部進佔高田以掩護其左翼之安全，中路爲敵之近衛師團之一旅團，二十五日亦越過良口圩，二十八日在牛背背被我猛攻，損失甚大，此路之敵，經我截擊，迄無進展，右路爲第十八師團全部，自增城沿東江支流北上，經龍門，於二十四日進至龍門西北之地派圩，二十七日襲向新豐西南之梅坑進攻，二十九日其先頭部隊，進抵翁源大鎮頭之線分路南竄，其主力三日向沙田竄逃，我軍跟蹤追擊，截至九日，增城以北各地，次第被我克復，并續向增城攻擊，此時敵左路之一部在英德連江口肇洞高田清遠等處頑抗，經我掃蕩，卒於一月五日上午將英德克復，敵向南潰竄，我追擊部隊截至十日止，又將連江口高田清遠等處克復，繼又將琶江口銀盞坳克復，花縣亦於十六日被我克復，中路方面，我軍掃蕩良口呂田之敵，乘勝於十一日將從化克復，我軍即完全恢復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前原有態勢。

四、桂南戰鬥

粵南方面，我軍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開始反攻，十八日攻克崑崙關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太高峯，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敵續增援反攻太高峯崑崙關九塘又重陷敵手，此後我集中兵力於肇賓路，反復猛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崑崙關，一月四日又進佔九塘，敵第五師團之表

二旅團傷亡殆盡，我軍進至八塘，敵第五師團潰不成軍。

遂江南岸方面，十二月十七日我以一部南渡營江，由西向東，威脅遂寧敵軍之背後連絡線，十九日克蘇圩綏線敵一部約三千餘，汽車數百輛西竄龍州，企圖誘致我軍於該方面，以保障其背後之安全，被我民團狙擊，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復分兩批回竄，我軍截擊敵於西長圩以西地區，殘敵僅餘八九百人，突圍向德寧逃去。

在遂欽路以東一月十五日敵一部千餘進至鎮南圩，似亦以保障連絡線爲目的又被我軍擊潰。

敵以受創甚重，營寨岌岌可危，乃由粵用近衛第一旅團及第十八第二十八師團各一部，連原有兵力約在三個師團以上，企圖再興攻勢，一月二十九日乘我後敵兵團尚未到達之際以其第十八第廿八師團各一部，共約一師團，沿遂賓路以北地區向我陣地正面攻擊，其近衛第一旅團則沿良慶浦津道佔我永淳，北涉營江，與由帝制牙盧頭圩之敵會合，進攻甘棠，直指賓陽，企圖包圍崑崙關正面之我軍，予我以大打擊，此時我左翼方面之兵力較薄，二月二日賓陽思隴遂相繼失陷，然我崑崙關正面部隊，并不因此退縮，仍在思隴以北山地與敵苦戰達六日之久，（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予敵重創，敵廣播中譽爲勁敵，後以補給斷絕，乃向上林方面撤進，而敵之包圍打擊計劃，即告失敗。三日敵一部竄蘇圩，隔清水河與我對峙，四日敵復侵入上林，七日進佔黃圩，八日竄至武鳴，先是我軍見敵兵勢已分散，殘敵良機已至，而我之後敵部隊亦已到達，乃移轉攻勢，以有力一部拒敵前進，主力由貴賓路方面側擊敵，三日克復甘棠古練，四日克永淳并向賓陽之敵側擊，敵態勢不利，後方連絡線有全被我軍殺斷之虞，於十日起，倉惶竄進，二十四日，五塘以上六七八九塘迄崑崙關一帶，完全被我克復，敵以一部退守高峯坳及高峯城其主力則紛紛南下，在欽州灘上船外駛，自我軍反攻遂寧以來，敵之損失在一師團以上，其結果，僅能佔據遂寧城，對截斷我西南國際交通線之目的，并未確實

達成。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贛北戰鬥及南昌失陷

贛北方面自武漢會戰以後，敵我對峙于修河南岸，二月中旬，敵岡村寧次率五師之衆，以一部牽制我鄂南湘北部隊，主力越修河進攻南昌，三月十七日敵以海空軍掩護陸軍進犯吳城鎮，迄二十四日，我以傷亡慘重，吳城遂陷，水修方面因二十一日虬津障地被敵突破，敵機械化部隊行動迅速，安義奉新不守，敵遂向南昌附近突進經激烈戰鬥後，南昌於二十七日晚失陷，其向高安武寧進犯之敵，經我阻止于該縣以西，四月下旬，我軍反攻南昌，二十六日我軍一部攻至南昌近郊，敵利用空軍助戰，到處狂炸，並不顧人道濫投毒彈，凡一週間，敵我兩軍于南昌東南地區，演成激烈戰鬥，戰鬥結果，我軍雖未能收復南昌但敵亦僅能困守南昌附近。

二、湘北戰鬥

二十八年九月初，敵設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派西尾爲總司令，板垣爲參謀長，企圖打破軍事僵局，首以長沙爲首先下手之處，九月中旬，南昌方面之敵約兩師團（第一〇一及第一〇六師團之主力）秘密向贛江以西移動，同時鄂南之敵亦秘密向湖北移動，計有第六師團第三三師團及第三十三師團各一部共約十萬人，長江沿線亦向岳陽方面集中，企圖會攻長沙，我偵悉敵企圖後，即準備對東方固拒止南昌敵軍之西進，對北方方面則待敵深入予以聚殲，十七日，南昌方面高安奉新之敵，首先與我接觸被我拒止，敵不得逞，乃改變方向，以主力經上富鎮甘坊西犯，一部份向修水，經我三面圍攻，

籌備甚多，殘敵狼狽東竄，與我相持于武漢清安奉新各附近，湖北之敵于十九日起，向我新羅河南岸陣地進攻，並施放大量毒氣，迄二十三日晨，敵在海空軍協力之下，分三路進犯，一路由通城南下，向麥市長壽街突進，企圖繞攻我軍右側背，一路由正面強渡新羅河向平江新市之線繼續進攻，一路在洞庭湖東岸之鹿角市及營田附近登陸，企圖繞攻我軍左側背，自二十三以後，各路皆展開劇烈戰鬥，我軍本預定計劃，逐漸由正面撤退，同時部署反攻，置重兵于兩翼，敵盲目突進，其先頭于二十九日進至長沙北面之永安市土杉市金井橋臨鋪橋頭一帶，十月二日我下令反攻，猛烈圍擊，敵軍大敗，豕突狼奔，我軍跟蹤追擊，當地民衆亦起而協同，敵望風崩潰，死傷在四萬人以上，迄六日，我遂完全恢復原有陣地，並續向通城岳陽進攻，綜觀是役，敵經半載準備挾陸海空軍十餘萬之衆，企圖于敵酋西尾板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殊不料大遭敗挫也。

三、隨索戰鬥

武漢之敵，對於鄂北我軍感受甚大威脅，二十八年我軍四月攻勢，敵損失甚重，敵爲鞏固武漢計，乃集結其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以其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兩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由鍾祥方面開始向我進攻，並沿襄河東岸向北迂迴，其第三師團則分由應山信陽西進，企圖圍擊我軍于桐柏山一帶，自五月一日開始行動以來，共出襄河東岸向北迂迴之部隊，曾先後佔領棗陽新野唐河，而信陽方面之敵，亦進陷桐柏，三面包圍我軍，我軍窺破其企圖，乃調兵增援南陽並令襄河兩岸部隊截斷敵主力之退路，共在桐柏山部隊，則一面抵抗，一面向西北轉進，部署既定，遂于三十四兩日開始反攻，從敵方面夾擊敵入，敵死傷慘重，倉皇東竄，我軍先後收復新野唐河，跟蹤尾追，又克兼陽，桐柏，恢復原有態勢，此役斃敵達一萬三千以上。

第三節 北戰場

一、中條山及晉東南諸戰鬥

山西方面，自我軍游擊戰奏功後，敵軍最感痛苦，至淪爲盲腸症，尤其中條山及呂梁各山岳地帶，逼使我軍，晉省之敵，位於黃長之交通線上，隨時隨地在我軍包圍威脅之下，并不斷的受我襲擊，敵會兩犯澤潞七攻中條，皆被我先後擊退，二十八年五月下旬，敵又以共第二十三十七師團之主力，由運城解縣及張店鎮分路竄犯，第八次進攻中條山，曾一度佔領平陸茅津，然經我軍迂迴側擊，敵即獲狼北竄，至七月中旬，敵復由各方抽調五萬之衆，分七路向我晉東南根據地圍攻，我軍避免與敵決戰開放白晉博晉洪屯翼晉各公路，及其沿線城鎮，主力移於附近山地，待敵沿公路進逼晉東南各城鎮時，我即隨處施行側擊，截斷其連絡線，敵損失甚重，又相繼回竄，七月下旬我軍先後收復屯留襄垣，武鄉，沁源，陽城，沁水各城市，迄八月下旬，晉城高平，又告克復，敵死傷不下二萬餘人。

冀省遊擊戰

河北方面，自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我游擊戰異常活躍，二十八年二月敵由各方抽調兵力集結於津浦平漢兩線南攻冀中地區，但其結果，則彼來我往，彼去我來，徒見敵軍疲勞，并消耗兵力而已。

魯南戰鬥

二十八年六月初，敵感於我魯南游擊部隊勢浩大，威脅津浦臨海膠濟各路之安全，遂以一師團之主力，向我魯南游擊根據地開始攻擊，與我軍在莒縣費縣附近發生激戰，敵寫於八日佔蒙陰十日

佔官縣沂水，死傷五千以上，而我游擊隊之活動，依然遲於山東全省，敵軍毫無辦法。

第二章 第二期第二階段

本階段自本年三月起，迄今尚在進行中，計本年三月至五月底，正規戰及游擊戰之戰鬥回數共有一千二百六十七次之多，其最重要之戰鬥爲長江方面襄河東西之戰，茲簡述如下：

第一節 北戰場

一、綏西戰場

綏省西部，自二十八年冬季我一度攻克包頭，敵以甚大之打擊後，本年一月下旬敵增調第二十六師團向西進犯，曾攻佔五原進至臨河等處，我以一部由正面牽制敵軍，以主力向敵側面進擊，將敵擊退，三月二十一日，敵復增兵進攻，仍被我擊破，我於四月一日確實克復五原，并乘勝追擊，恢復原陣地。

第二節 長江方面

一、襄東戰鬥

襄東戰鬥，係本年五月一日開始，自二十八年我在豫南鄂北不斷攻襲以來，武漢之敵時感威脅，敵爲確保武漢減少威脅計，於本年四月間由贛北湖北抽調兵力集中鄂省境內部隊。企圖在襄東方面作孤注之一擲。

敵對此次作戰，係以南陽樊樊爲目標，採分進合擊戰術，企圖由兩翼包圍，殲滅我軍于南陽以序以及襄河以東之地區，其使用兵力共約七個師團之衆，分別在南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集中並置重點于右翼（即信陽方面）攻略明港後，即轉向西進，其左翼方面，則由鍾祥北進，欲以左右兩翼構成包圍態勢之兩鉗，其中路則由隨縣沿翼花路前進。企圖吸引我軍于棗陽地區以便其左右兩翼對該地區之我軍實施圍擊。

五月一日，敵由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開始進攻。而信陽隨縣之敵又各分三路前進，故敵之前進態勢計有五個路線。

即：一，由長台關經明港轉向泌陽唐河，二由信陽至桐柏，三，由隨縣至棗陽，四，由隨縣至吳家店，五，由鍾祥至雙溝，我除于中央地區之隨棗路，（即翼花路）方面一面抵抗一面逐次轉進於唐河流域并另以各一部分別固守桐柏桐大洪山外。大軍則早向敵之左右兩外翼轉移動，爭取外線主動地位，敵目前前進，其右翼方面五月一日佔明港六日陷泌陽，八日陷唐河，中央方面亦於六日突進至棗陽左翼方面七日佔張家集續向新野突進，迄十日止，敵包圍態勢已告成功，各路進犯之敵均于襄東唐白河畔會合，但包圍撲空，原計劃完全失效，我外翼部隊長將敵之左右兩翼向中央地區壓迫，而將敵之大部兵力包圍于襄東平原地區，迄十日，我合圍之勢已成，隨克唐河泌陽將敵約四個師團之衆包圍於棗陽附近，敵死傷慘重，迄十六日下午竟克復棗陽，計截至十六日止，我軍所獲戰果，據業經證實者，計五月一日以來，共斃傷敵約四萬五千以上，獲砲六十餘門，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汽車四百餘輛，其他俘獲甚多，十六日午刻，我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襄河東岸張家集附近奮勇截擊南退之敵不幸中彈陣亡，敵左側面之壓力減小，遂于十七日反攻棗陽，棗陽復陷敵手。

二、襄西戰事

敵在襄西作戰失敗後，一面竭力支撐，一面調兵增援，因受敵戰刺激，遂亦高唱閃電戰，于五月卅一日晚敵北路軍由襄陽東南突過襄河西岸，六月一日晚陷襄陽，其主力陸續西渡，并分道南進，三日陷宜城南漳，六日陷荆門，十日陷遠安，向宜昌進襲，敵南路軍則于六月五日在沙洋南北強渡，分向沙市、江陵、十里舖一帶西進，企圖由南北兩路圍擊我襄西部隊于宜昌以東地區。

襄西我軍，于敵入突過襄河西岸後，即節節向西撤退，于十四日晚放棄宜昌，而豫南鄂北之我軍則由北向南，對敵北路軍之背後節節壓迫，在襄河東岸者，于六月三日攻克棗陽，積極向鍾祥前進，在襄河西岸者，于六月三日攻克襄陽，四日攻克南漳，八日進至宜城，截至六月中旬，我北兵團在襄河東西兩岸南進，業已到達鍾祥、荆門、當陽、宜昌之線以北，又完成一種包圍態勢，繼續攻擊中。

以上係第二期抗戰經過。

本期爲我軍爭取主動準備戰，爲攻時期，自武漢會戰完結起至本年二月桂南戰鬥完結止，確證我兵力已能爭取主動，稱爲第一階段，本年三月以後稱爲第二階段，目前正在第二階段進行中。

本期抗戰開始以來，截至本年五月止，又先後消耗敵軍六十餘萬人。以上所述第一二兩期所耗之敵軍係指敵前方部隊之傷亡數，此外敵開戰以來敵後方部隊之傷亡數有十餘萬人。

第四篇 結論

自抗戰開始之際，敵人所採取之「速戰速決」一戰而滅之，其意圖在速戰速決，以圖不戰而勝。

五、抗戰之經過

雖，播望之生命，耗盡之國力。卒至老弱，獲獲，我輩雖盡心，盡力，而國之窮，懷心亦極深，高，今後敵軍繼續作戰，惟有陷溺愈深，其結果，不特敵軍之財力物力及其所有壯丁將完全消耗於中國戰場，而其所謂「大和民族」與者，亦將一蹶不振。

敵國人口有限，自開戰以來本年五月止，敵軍傷亡已達一百六十萬人以上，據調查其國內兵員已微至三十七次全國壯丁百分之六十三已撥召入伍，百業停頓，社會極度不安，敵軍間欲在戰場上與中國比賽人口消耗，其恩實不可及。

當第一期抗戰之際，敵軍使用兵力在第一階段為二十五個師團，第二階段增至二十九個師團，第三階段又增至三十三個師團，當時每經一度增兵，即加強一度攻勢能力，迨轉入第二期抗戰以後，去今兩年各階段中平均均為三十五個師團，其總兵力比武漢會戰時為多，但其作戰狀況則比第一期任何階段為惡劣，由此可知敵軍之戰鬥力確已顯等衰減，今後必日即於困頓崩潰之一途。

我軍在抗戰開始之際，全兵額不過二百萬人，現在作戰兵額則已增至五百萬人，而後方尚有數百萬正在訓練之新兵，不但可以永久保持數量上之優勢而各部隊之質量亦概已提高，三年來我官兵之作戰經驗日益豐富各種新式武器亦增加甚多。全國將士均能深切認識抗戰意義，視死如歸，奮戰應敵，各種武器彈藥，除少數特種武器須向外國購買外，其餘均能自製自給，敵軍若以為握有優越兵種如優勢空軍及機械化部隊等，即可戰勝中國，是實不識中國軍隊之特長，及中國戰場之特性，其結果必為大敗。

後茲謂曰：「宣稱『三民主義』，與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而其軍隊紀律廢弛德性缺乏，在重圍森淫搜掠，虐待婦女，殺害無辜，使用毒氣毒藥，又其勢力所到之處，販賣鴉片毒品，開設花會賭博妓館娼寮，遍地皆是，其所謂『王道樂土』，所謂『東亞新秩序』，不過如此而已，至於作戰，則

完全依賴物質的力量，其士兵在開戰之初，尚可力戰，及戰爭延長，受我官兵犧牲精神之反應，作戰三年，已充分認識絕對不能征服中國，對於戰爭前途，虛懸之勝利，業已絕望，故厭戰心理普遍發展，在武漢會戰以前，我欲奪取敵兵營壘頗爲困難，現在一經我軍襲擊即棄械潰逃。截至本年五月止我軍業已擄獲各種火炮七百六十餘門，機關鎗三千三百餘挺，步槍六萬九千餘枝。

敵軍於苦悶之餘濫炸我後方城市，此種行爲，在戰爭史上爲最不榮譽之行爲，其結果，徒遭國際人士之鄙視，并增加我民衆之憤怒，愈益堅強我全國國民之抵抗意志而已。

敵軍侵華以來，在中國所占領地似乎甚大，但實際上只是戰場廣泛，其確實佔領之地點則甚小。計自淞滬事起至本年二月止在中國境內發生戰事之省份，計有冀察綏魯豫蘇浙皖贛鄂粵十二省之各一部及湘閩桂三省之各二個縣，以上各省共有十五個市一千二百七十個縣，被敵佔領市區或縣城者計有八個市（直轄市在內）五百三十二個縣，但敵所佔領之縣份其能完全控制者僅有五十八個縣，其餘四百七十二個縣敵軍僅能佔據縣城，環城十里之外，即爲我軍勢力範圍，我地方政府照常行使政權。敵軍毫無辦法。敵所製造之偽組織不僅不能支配城市內之少數人民。其政令不能出城門一步。故抗戰迄今敵軍在淪陷區內僅能佔點佔線不能統制地方，既不斷的受我襲擊。則積年累月只有軍事上之損失，絕對不能獲得政治及經濟之收穫。

敵軍有一最大錯誤，即開闢戰場太廣。其作戰範圍北起沙漠南迄南海，戰場之廣泛，超過其所能使用之兵力，以致任何一處，皆不能構成絕對優勢，而任何戰場遂皆演成相持之局，兵連禍結，士卒疲憊，其人員之傷亡，與物資之消耗，與日俱增，不特永遠無法結束戰局而將來澈底失敗之大原因即在此。蓋中國有廣漠之領土多量之軍隊，及偉大領袖領導下而且具有五千年文化之四萬萬五千萬民衆，足以吞沒敵人之兵力，敵人實未曾想到也。

倭寇一貫政策，是想用以華制華的毒計，來達其侵略中國之目的，七七事變以前，固已用盡種種毒計，妄想分化我國，使我國陷於永遠不能統一的現象，七七事變以後，更到處利用漢奸，樹立偽組織成立偽軍，企圖鞏固其佔領區域，以削弱我抗戰建國的力量，但是倭寇這個毒計陰謀，終於失敗了，他想利用漢奸汪精衛，成立偽政權實現其所謂「東亞協同體」建立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直到現在不僅汪偽組織，不為國際所承認，就是倭寇自身，也自覺得汪偽組織之無能，不足為其利用之工具，而我全國軍民則更因汪偽組織之成立，團結愈堅固，奮鬥愈徹底，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信心，愈加堅定。

他想利用偽軍來補助其兵力之不足，鞏固其佔領區域之安全，但是我們知道，偽軍之依附敵寇，是一時不得已的辦法，一旦機會到來，任何一部偽軍，均能棄暗投明，揮戈殺賊，偽國立功，二十八年六月以前，偽軍反正部隊，計有張硯田，張慶餘，吳朝翰，黃宇宙，金憲章，井得泉，朱子文，呂存義，王子修，慕興亞，劉金山，劉盛五，各部，共約十三萬七千餘人，二十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偽軍反正部隊，共有十二萬九千二百三十人，二十九年二三月偽軍，反正部隊，共有二萬〇七百二十七人，最近更有豫東之曹大中，李中毅，宋克賓，張仁傑，等部二萬餘人，反正來歸，予敵寇以重大打擊，收獲甚大之戰果，由此可知，倭寇以華制華之毒計陰謀，業已遭遇重大之失敗，此後風聲所樹，偽軍相率來歸，則敵寇之崩潰，亦必愈速也。

縱觀三年來之抗戰經過，由於我最高領袖及全國軍民之艱苦奮鬥，使敵軍轉強為弱，我軍轉弱為強，我之勝利基礎業經確實奠定，此種情形，今後隨戰爭之經過，必更有加速度的發展，最後建國必成，毫無疑義。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一月一日

角

4208